

翻女孩系列

愛
你在
夢
中

席絹



· 靚女孩系列之二 ·

愛你在夢中

(台灣) 席 絹

內蒙古文化出版社

爱你在梦中
靓女孩系列之二

著 者 席 绢(台湾)

责任编辑 文 华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 国 新 华 书 店

印刷装订 呼和浩特市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7 字 数 150 千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ISBN7-80506-442-3/1·17

定 价:9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风流倜傥,英俊潇洒的尹建平与妻子宋小桑离婚后,为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著书,来到了高雄,认识了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汽车公司总经理三十岁还没出嫁的唐婉,有了一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。然而,唐婉与尹建平恋爱只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……唐婉对婚姻的要求是门当户对,并明确表示,一旦结婚,连尹建平的情人资格都不愿意承认,尹建平再次失意,愤而隐居乡间小镇,开始了真正的创作生涯,然而,长篇小说《平凡的故事》还没完稿,他就病倒了,这时原配妻子来到他的身边,伴他度过了人生最后三个月。可是临终前,他残酷的要求小桑不要嫁给爱恋了她六年的剑虹,同样还要求剑虹不要娶小桑做妻子……这能够吗?

1

爱情是伟大的、崇高的、无私的！这是文人雅士从旁观者的眼里所感觉到的一种事实。而对当事人来说，他们的心理却不是这样，有些甚至是卑微的、阴暗的、那自私就更不用说了。

朱剑虹在尹建平走出朱家大门的时候，不，确切地说是尹建平在离婚文件上签字的时候，他的心境是高兴的，认为小桑已非他莫属了。对尹建平来说，他的这种心境，不是卑微、阴暗、自私，是什么？

朱家所有的男女老少也都以为，小桑离婚以后会倦鸟归巢。“他们的”小桑，经过一番疲乏的飞行，经过一番风雨的折磨，经过一番痛苦与挣扎。然后，她回来了。剩下的工作，是休息。她那疲累的翅膀，刷干她被雨打湿了的羽毛，抚育她那弱小的幼雏。于是，朱家奶奶热心地收拾剑雪的房间，因为有了小彬彬，她总不能再挤在剑昭的下铺上。朱家的第二代女主人，也忙碌地准备出毯子、被单、棉被等一切应用物品，要给她布置一个比以前更温暖、更舒适的“窝”。连剑雪和张志，都把他们的还有八个月才用得着的婴儿用品，全部送来，把小彬彬打扮得又干净、又漂亮。这样，他们以为小桑可以稍得安慰了。最起

码,在这个世界上,她不是孤独的!在这个世界上,有他们这一大家子人,由衷地、热烈地爱着她。谁都没有想到,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时间和精力。

小桑在朱家仅仅住了三天,就对朱家的人宣布:希望他们别为她操心,别为她这样忙忙碌碌,她不可能住在这儿,她要搬出去住。

“胡闹!”剑昭第一个叫起来;“这简直是莫名其妙!我们这儿是你的‘家’,你不住在家里,你要住到哪里去?何况我们这样喜欢你,你真搬出去,就不但是不够意思,而且是毫无感情了!”

“小桑,”朱家奶奶也跟着说:“你既然和尹建平分了手,当然就该回娘家住哇!咱们家,诗剑雪和你嫁出去之后,就寂寞得什么似的。你回来了,奶奶也可以有个伴呀!何况,带小娃娃,你是不行的,奶奶可是熟手哇!为了彬彬,你也该在咱们家好好住下去呀!不是奶奶说你,小桑。”老人的眼光紧盯着小桑,“你外表是个文文弱弱的孩子,做起事来,却任性得厉害,你吃了这么多苦,受了这么多罪,虽然怪命运不好,你的任性,也多少要负点责任!现在,小桑啊,听奶奶的,别再任性了吧!”

小桑坐在沙发里,面容严肃而宁静,她的眼光迎着奶奶的眼光,眼底是一片柔和与真挚。她的声音既诚恳,又坚决,和她往常一样,她总有那种使人无法抗拒的力量

“这次不是任性,”她轻声说;“而是理智的抉择,我必

须搬出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剑昭问；“说出你的理由来！”

小桑望着剑昭，微蹙着眉梢，她似乎有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，半晌，才说了句：

“剑昭，你应该了解的！”

我应该了解的？我可糊涂得厉害！我什么都不了解，我觉得小桑越来越深奥，越来越令人费解了。剑昭正在纳闷，她爸爸却开了口：

“好吧！小桑，我想，没有人能勉强你做任何事，你如果决心搬出去，你就搬出去吧，但是，你预备搬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你一个单身女人，又带着个孩子！”

“我会想出办法来的。”小桑低声说。

剑昭爸爸点了点头，深深地凝视小桑，似乎在研究她内心深处的问题。一阵，他才说：“好吧！只要记住我一句话，千万别忘了！朱家的大门，永远为你而开着，随时，欢迎你回来！不管……”他的声音很低很沉：“不管你有什么身份，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回来。”

小桑感激地注视着剑昭的爸爸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道如何启口。父亲逝世之后，她给朱家添了多少麻烦，朱家又给了她多少温暖。现在，自己已经离婚，却又要离开这里，这一家人又百般挽留，她岂不知情，她岂不领情。可是，她不能不离开，不得不离开。三天来，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她。今天，她讲出来是鼓了又鼓勇气的。然而，眼下剑昭爸爸这样一说，她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

份了，在慈爱的目光的注视下，她垂下了头。

在这场讨论中，始终一语不发的剑虹，这时，瞧了一眼小桑，然后站起身来，一声不响地走了。

他的内心是复杂的，是不平静的，他以为爸爸的话感动了小桑，小桑会留下来，再不离开朱家，要不了多久她就会成为朱家的儿媳，他朱剑虹的妻子。他觉得自己此刻离开这里正是时候，小桑一旦放弃搬出去住的打算，必定会来找他的，那时候……但他也有疑虑；小桑太任性，未必肯放弃搬出去的打算，那么，剩下的是他来发言了，可是，如何措词，他不知道，言词柔弱和言词太激烈都于事无补，还不如自己不置身其中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此刻他离开得正是时候。

然而，小桑主意已定，不管你怎么劝说，她总是那一句，“这次不是任性，而是理智的抉择，我必须搬出去。”

晚上，小桑把孩子哄睡了之后，她来到剑昭房里。她觉得有必要给剑昭解释清楚，然后由剑昭再给其他人解释。

“剑昭，我知道你心里充满问题，你对我的行为完全不解。”她说，“我不能让你误解我‘不够意思’，‘毫无感情’，让我告诉你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房门口传来一个清清楚楚的声音，朗然地打断了她。

“让我来告诉你吧！”

小桑回过头去，剑虹大踏步地走进了房里，随手关上

了房门。他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小桑。他的眼光那样深邃,那样敏锐,那样燃烧着火焰。剑虹又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,深怕他说出疯疯癫癫的话来。

剑虹稳定地走近小桑,站在她的面前,他清晰地说:

“你不得不离开,因为朱家有个危险的人物,对不对?你不能不避嫌疑,你不能不在乎尹建平的疯言疯语,对不对?很好,小桑,你听我说,你不用搬出去,如果你这样介意,那么,我搬出去!”

小桑望着剑虹,她眼中逐渐涌起一层哀恳的神情。

“剑虹!”她轻声叫道,“请你谅解我,我不得不这样做。”

“我谅解!我很谅解!”剑虹急促地说:“你虽然离了婚,但你对尹建平仍然未能忘情,你虽然离了婚,但你仍然在意他对你的看法!所以,你要搬出去,你要逃开我!听我说,小桑!”他一把抓住了小桑的手臂:“如果我的存在对你是一种威胁,我走!你不能走!”

“剑虹!”小桑无力地叫了一声,往后瑟缩地退着,剑虹却牢牢地抓住她的手臂,急切而热烈地打断了她:

“别说话!你听我说!当着尹建平的面,我就说过,我不会放过你,现在,你无论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,我都不会放过你!”他又一次向小桑坦露了自己的心绪,幽幽地深情地说:“你又何必逃呢?小桑!”

剑虹的眼里已有了泪水,小桑不敢看他,她担心自己会受不了,会改变主意。然而,剑虹的话,还在一声声叩

击着她的心扉。

“如果，你固执地要避开我，请你听我一句话！你还这么年轻，这么小，这么柔弱，又有个小彬彬，你如何单独生活？难道你受的苦还不够多？受的折磨还不够深？请你帮我一个忙，算是你好心，你帮我的忙，留在朱家！这儿，至少有妈妈、奶奶、爸爸……大家可以照顾你！而我，我是个男人，什么地方都可以住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！我搬，我明天就搬！只请你留下来！留在一个安全的、有爱、有温暖的地方！行吗？”他热切地盯着她，“你做做好事，小桑！留下来！别让我每天把心悬在半空中，担心你遭遇不幸，担心你出事！行吗？小桑。”

小桑怔怔地瞅着他，她何尝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，她何尝对他没有爱意，只因尹建平捷足先登，只因自己对尹建平的爱情还没有完全泯灭，只因尹建平在离婚文件上签字之前，她对尹建平有过承诺，只因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，只因她不愿小彬彬永远失去父亲，只因她太相信尹建平——尹建平纵然不是天才，但也不是庸才，只是他的傲气需要煞一煞，是他的傲气导致了她的自暴自弃。只因了这种种的原因，她才没有勇气而对剑虹的热情。她望着剑虹的眼里，逐渐浮上了一层薄薄的泪影，她的眼光迷迷濛濛的，心里则在一阵阵绞痛。

“剑虹，”她费力地低语着：“你何苦这样呢？剑虹。你……你必须明白一件事，我离婚，并不是就表示我对你……”

剑虹迅速地用手一把压住了小桑的嘴，哑声说：“别说出来！你离婚是一件事，对你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是不同的！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你也别管我心里怎么想！我只请求你留下来，让我搬出去。”

小桑轻轻地摇头，剑虹激动了，剑虹的眼睛发红了。

“小桑！”他努力地克制自己的脾气，轻声地说：“你讲不讲理？”

“我讲。”小桑挣开他的手，同样轻声地说：“剑虹，让我告诉你，我离婚的时候，建平口口声声说我是为了你，我如果再住下去，这罪名就永远洗不清了。这倒也罢了，反正人只要无愧于心，也管不了别人的闲言闲语。可是，我答应等建平，等他写出书来的那一天，再和他破镜重圆，我要守这个诺言！不管过多久，不管多少年，我要守着这一句诺言！搬出你家，让他了解我并没有和你有任何纠葛，让他能专心写作！”

剑虹重重地点点头。

“我说对了。”他打鼻子里哼着说：“你对他仍然无法忘情！你的离婚原来只是个手段，要他成功的手段！”

“剑虹！”小桑喊着，轻叹一声。这一声里溶汇着她多少的无奈，然而，又显得好成熟好执著，“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和他做了一年半的夫妻！离婚是我要离的，不是他要离的，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针强心剂，我想，说不定经过这个刺激，他会真正去努力奋斗了，只要他发愤图强，立定脚跟，重新做人，我依然是他的妻子。你不要以为我

坚持离婚,就是和他恩断义绝。你认为这是一个手段也罢!反正,我要守住那一句诺言,我要等着他拿出作品来和我破镜重圆!”

“如果他二十年都写不出东西来呢?”剑虹大声问道。

“我——等他二十年!”小桑轻声而坚决地说。

这太出乎意料了,剑虹紧盯着她。

“小桑,你疯了么?”他从齿缝里说。

小桑迎视着他的目光,张了张嘴,却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很好,”剑虹喘着气,又说:“你等他二十年,我等你二十年!让我们三个,就这样耗下去吧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,剑虹的声音已有些暗哑。

小桑睁大了眼睛,惊愕而激动地瞅着他。

“剑虹,”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了,“你也疯了么?”

“是的,”剑虹点着头,斩钉截铁地说,“你要发疯,我只好陪你发疯!唯一不公平的……”他咬牙切齿:“你是为别人发疯,而我是为你发疯!”

小桑怔着,站在那儿,她一动也不动,好半天,才有两颗大大的泪珠,从她面颊上滚落下去。剑虹用手指轻轻揩去她脸上的泪痕,酸楚地、苦涩地说:

“你这两滴眼泪,是为我而流的吗?”

小桑不说话,而新的泪珠,又滚落了下来。

剑虹长叹一声,猝然间,他张开双臂,一把把小桑拥进了他的怀里,低下头去,他找寻着她的嘴唇。小桑迅速地挣扎开来,她一下子退到屋角,拼命地摇着头,她脸上

泪痕狼藉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。

“不，不，剑虹！”她连声地说：“请你不要！请你——饶了我吧！”

剑虹瞪着她，站立在那儿。他竭力在压抑自己，不要强迫小桑接受她不愿意接受的事实，虽然是很平常的一吻，因为，他太爱小桑，只要能克制，他不愿意再触怒她。

“好，我不碰你！”他沙哑地说：“我答应，再不碰你，你也答应，要留下来！”

小桑摇着头，眼里含着热泪，说：“我不能，不能留下来。”

“你一定要留下来！”剑虹命令似的说。

小桑更猛烈地摇着头，泪水不听话地直往下滚，“我，剑虹，你不要逼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剑虹往前跨了一步，面目几乎是狰狞的，“我希望你尊重我，我对你是真诚的，在你没有完全丧失对尹建平的希望之前，我绝对尊重你。你听我的，留下来，我走。”

然而，小桑挺立着，寂然不为所动。

剑虹泄气了，掉转头去，他用力甩头，在桌上重重地捶了一掌，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，说：“我竟然拿你一点脾气也没有！”他咬得牙齿格格发响，然后，他再一甩头，冲出房间去了。

剑虹回到自己房里，越想越觉得小桑不可理喻，要说她一点不爱自己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也说不出口。可是，

她和尹建平的离异,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幸福,反而更加重了他心中的苦痛。那时,小桑对他是可望不可及,是因为有条婚姻的枷锁,现在,小桑对他还是可望不可及,是因为什么呢?难道尹建平就那么值得她怀念?那么,为什么要离婚?是迫使他创造业绩?倘使他一辈子写不出作品来,她对他的许诺不是毫无意义么?她离婚了,他仍然不能拥有她,这不是更大的悲哀,是什么?

剑虹喃喃自语着:“尹建平,你是幸福的,虽然,你已被小桑离弃,你还是比我幸福,我可是一厢情愿,苦苦相思呀。”忽然,他抬高了声音,就象尹建平站在面前似的,“尹建平,倘若你再要颓废下去,我不容你,天地也不能容你。”猛然一掌击在一本厚厚的书上。

三天后,小桑搬出了朱家。

她在厦门街,找到一层小小的公寓房子,只有一房一厅,原来是租给单身汉住的,里面一诮家具齐全。租赁合同签字后,她立刻去蒲城街老宅,搬来了她的钢琴,登报招收学员,开始过她教授钢琴的生涯。去搬钢琴的时候,她叫上了剑昭,因为她不愿再单独面对尹建平。并不是厌恶他,只是担心他纠缠,自己会控制不住,重新投入他的怀抱。

但,这天的尹建平却表现得很有君子风度,他望着小桑,显得温和、诚挚,面彬彬有礼。

“要是他一直这样多好。”小桑在心里说,“这才是真

正的尹建平！”

“小桑，”尹建平深沉地说：“你会守信用吗？”

六天来，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——他和小桑的未来。

那天，小桑将离婚文件推到他面前，“逼”他填写的时候，他呆了，他似乎不敢相信一向柔弱的小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他求助似的在朱家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中寻找“同情者”，最后，将眼光投向了奶奶。

“奶奶，你说。”他急急地开口，额上冒着汗珠，“你说，夫妇吵架归吵架，闹别扭归闹别扭，哪里有一闹别扭就提离婚的？如果天下的夫妻，吵了架都要离婚，那么，现在的世界上，还有没离婚的人吗？奶奶，你说，小桑是不是有一点儿任性？你——你就劝劝她吧。”

奶奶抱着小彬彬，那孩子现在正爬在她肩上，玩她的衣服领子。她一边拍抚着孩子，一边对尹建平说：

“你问我吗？建平，奶奶可是落了伍的人了，早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了。奶奶结婚的时候要凤冠霞帔，三媒六聘！你们只要到法院去签个字就行了！时代变了，就什么都变了！”奶奶结婚的时候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们结婚就只需要爱情，所以，我想，这时代的婚姻，好象什么都不重要，什么门当户对喽，什么父母之命喽，都是老掉了牙，该推翻的玩意儿。那么，最重要的就是爱情了。你们结婚，是‘爱情’让你们结的，你们离婚，也去问

‘爱情’吧！怎么问奶奶呢？奶奶是什么也不懂的！你们相爱，当然不会谈到离婚，你们不相爱，要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们这些新派的孩子，有你们新派的做法，别问奶奶，奶奶只要小桑快乐，别的都不管！”

“奶奶，我的好奶奶。”小桑在心底激动地喊着，看着奶奶，想扑到老人怀里去。

尹建平更急了，他用衣袖擦着汗，望向小桑。

“小桑！”

小桑转过脸来，冷冷地看着尹建平。

“你并不是真的要离婚，是不是？”尹建平焦灼地、迫切地问，眼里充满了祈求的、哀恳的神情。“你只是和我生气，是不是？小桑，你瞧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无亲无故，我只有……”

“你只有我和孩子两个亲人，是吗？”小桑静静地接了口，神态哀愁而幽怨，语气冰凉而令人心里发寒，她象背书一般流利地说了下去，“我们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世界，你的一切的一切！如果要我们离开了你，你就一无所有了。你的生命就再也没有意义了！假若我能原谅你，你一定洗心革面，从头做起！你曾和你以前的灵魂告别了，生命就是一连串死亡和再生的延续，你要死去再生，做一个全新的人……”

尹建平怔怔地看着小桑，愣愣地说：“我说的，你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。”

“是的，我最了解你。”小桑注视着他，语气虽然已不

冰冷,但充满悲切和绝望,“我太了解你了!就因为我太了解你,所以,我不会再受这一套!你的发誓赌咒,你的甜言蜜语,你的长篇大论,我知道都是真心话,但是对我已经再也没有意义了。”

“我绝不是说空话,”尹建平大叫起来,抓住了小桑的手臂一阵乱摇,“如果我再说空话就不得好死!小桑,我告诉你,我不要离婚,不管你多轻视我,不管你多恨我,你要再给我一次机会,因为我爱你!”

“爱?”小桑轻轻地说,眼光迷迷濛濛,像在做梦一样,声音低而清晰,“我怀疑你在有意亵渎爱。你怎么能随便说爱字呢?你是如何爱我的?当我在医院里动手术的时候,你在哪里?当我病得快要死去的时候,你在哪里?当冬天的漫漫长夜,我发着抖倚门等待的时候,你在哪里?当小彬彬出麻疹,我抱着她彻夜走来走去的时候,你在哪里……?”

尹建平低下了头,那些时候他在哪里,他自己最清楚。

他在赌博!那是一间工寮,是一群码头工人、建筑工人、拖垃圾的人们聚集的地方,根本就不是小桑以为的什么公寓,铺着地毯,有豪华布置,也根本不是在和同事玩麻将,输赢些小钱消遣消遣。那里面充满烟味、酒味,汗味、霉味……如果你进去,你准会吐出来。他们有的在掷骰子,有的在赌梭吟,有的在推牌九,别看都是最低阶层、出卖苦力的工人,大把大把的钞票就在满屋子飞着。而